

春晖文丛

你知道我喜欢你吗？

安齐名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晨曦文丛

你知道我喜平么？

安齐名 著



时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知道我喜欢你吗? /安齐名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3
(春晖文丛)

ISBN 7-5387-1832-X

I. 你… II. 安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257

你知道我喜欢你吗?

作 者:安齐名

责任编辑:魏洪超

装帧设计:微笑么么鱼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刷:长春鑫海印务有限公司

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数:200 千字

张:11.5

次: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次: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数:4 000

书 号:ISBN—7—5387—1832—X/I·1730

定 价:19.80 元

约 定

Promised

(一)

“吱”的一声，车子停下了。

“到了，下车吧。”爸爸回头对我说。

我打开了车门，跳下车，阳光照在我的眼睛上，晃得很，在车里坐得久了，一时竟分辨不清周围的样子，我用手遮住刺眼的光线。于是眼前便显出了一个很中规中矩的建筑物，周身贴着土黄色的瓷砖，楼没棱没角的，好像一个大面包，安安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门上方的那块金光闪闪的牌子吸引了我——“第八宿舍”。

这里就是未来四年我的一个新家了。

可是此时我却在心里偷偷地轻蔑了它一下，“哼”，也就是宿舍楼才会建得这么没个性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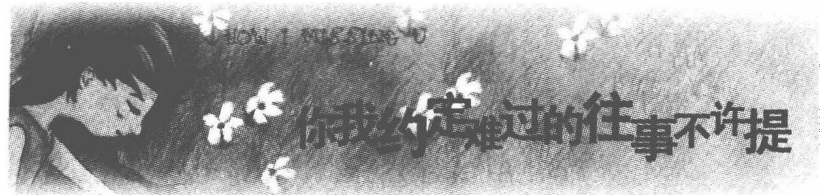
“快上去吧！”爸妈在旁催了。两个行李箱都被搬出来了，臃肿地躺在地上，懒懒地望着我，似乎是在提醒我：你别忘了，你得在这个方方正正的“大面包”里呆上四年喽！

我到没有饿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这个四四方方一点儿棱角也没有的土黄色建筑物，在我眼里，此时怎么看也就是个“面包”。也许是出于心里本来就对它的轻视吧。

“走吧。”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提起了行李。连我自己都很奇怪我这是在和谁说话，老爸老妈早就进去了。看他们那急切的心情好像马上就要在这里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。

我提着两大包臃肿的行李，慢慢地踱着步子走进了“第八宿舍”，也走进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
面临的未来是怎么样的，我不知道，更确切地说是我还不想去



想。

我在生活中是个挺保守的人，喜欢看着一步走下一步。不过我始终认为这似乎和我的性格不是很像，我常常以为自己是个很前卫的人，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从来不去想象追求的过程和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，我时常处于这种矛盾中。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埋怨自己，为什么连自己都不了解。

不过，这也许是人之常情，人要是了解了自己。活在这个世界也少了点悬念了。

我这个人没事就爱胡思乱想。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

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三楼

也许是我来得太早了？走廊里几乎没有人，要不是刚刚在报名处经人指点，我还真有点犹豫是不是走错了地方。

四下里静悄悄的，只能听到我的脚步声。

“吧嗒，吧嗒。”拖着缓慢的步点，我仔细地走着走廊边每一样东西，信箱，海报，黑板……

这就是大学的生活吗？在我的印象里这儿本该是人满为患，吵吵闹闹的；墙上则到处贴着光着头、吐着舌头的迈克尔·乔丹和扎着小辫、透着一丝忧郁的罗伯特·巴乔，可是呈现在我眼前的一切却是那样的稳重，好像是走进了我想象中的女生的寝室。

我的脚步停在了 220 房间。这里就是我的寝室。

推门进去，老爸老妈在里面早忙开了，一个给我铺床，一个在打扫书桌上的浮灰，倒是我一个人愣愣地站在寝室门口，好像他们整理的不是我的寝室，而是我的卧室。

父母的效率永远是高的，不多时，床铺好了，书也摆放整齐了，我也可以坐下来欣赏一下这个“新家”了。因为收拾干净了，屋子里

也飘出了一丝温馨，这个寝室面朝阳面，对于从小就喜欢在阳光下沐浴的我，无疑是个好事。我看着这8张空空的床摆在屋里，脑袋里想象着睡在上面的我的另外7位弟兄。

面对着这个一尘不染的屋子，不安分的心里又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的地方。也许是我把步入大学校园的第一步想得太拘泥于正式了，其实从刚去过的报名处我就该明白，人家那么痛快就把钥匙交到了你的手里，说明你本来就是这里的主人，既然是主人，回自己的家还需什么礼节吗？想那么多干嘛？

我脱了鞋，躺在床上，满头大汗的妈妈给我端来一杯水，唉！简直就和在家里一样嘛！我接过杯子，没有喝水，把它递给了同样满头大汗的爸爸。

在床上静静的待了几分钟，我的思想又有了少许的转变，看来大学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，是我的一个新环境下的新“家”。我的生活还是那个生活，不会和从前有什么质的变化。

静下心来，我又想起了高中的生活，尽管每天的功课累得我们抬不起头来，可是每天却是充实的，特别是到了星期六，哥儿几个总是扔掉烦人的卷子，凑到一起，再拉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同胞一起神侃，说的呢？无外乎就是高考结束你会怎么去疯，怎么去放纵自己。说的天昏地暗后就都闭上眼睛，把自己从无边的题海中解放出来。一起去憧憬大学美好的生活：

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做着机械重复的卷子，背着千篇一律的东西，而是你可以自在地去学你了解的东西，接触你未曾尝试过的事物。

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上课时偷偷地看《体坛周报》。在家时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体育新闻。而是可以买了球票去球场上狂喊，狂热地为喜



欢的球队加油。

再不用躲着老师家长犀利的目光，胆战心惊地编造着谎言，解释昨天送那个女生回家是怎么回事，再不用……

尽管每次的神侃都以说到了高潮而爆发出的笑声，让主任抓住臭骂一顿结束，但我们总是乐此不疲，因为那时候对大学的渴望，让我们总是忘了身处这个学校的种种禁忌。大学，那时候在我们的眼中就像一个神秘、新鲜、美丽的处女地，让我们苦苦地等待着。

“99级新生还有谁没去阶梯教室开会。”

静静的走廊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大嗓门，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在敲打着破铜锣。

这么难听的嗓子，一定是一天到晚总喊这个的缘故。我突然觉得这个声音是那么的耳熟。

“快去啊！”爸妈又在催我了。

“知道了。”我的回答声充满了抱怨。他们总是催我，好像我马上不去做的事情就永远都不会去做了似的。

我穿上了鞋，跑出门，长长的走廊里，一个枯瘦的身影站在了我的面前：“你这学生怎么这么慢！”

“我在收拾屋子。”

“不是通知了嘛，先去开会，怎么这么没紧慢！”

怪不得楼里几乎没人，看着他那一副严肃的嘴脸，我突然大悟，对啊！那不是我们主任那个铜锣嗓吗？他每次逮住我们，教训我们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。

上了大学也没躲过，我的天啊！

这个开场白和我的想象差得也太多了。我一面抱怨着，一面匆匆地向阶梯教室跑去了。



我的大学生涯就这样地匆匆拉开了序幕。

(二)

“好，今天，我们就讨论到这里，下课！”

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短短的一声“下课”后，本是寂静的课堂“哄”的一声，一个个仰起的脑袋开始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晃动；原本安静的嘴也纷纷冲破了压抑，伴随着桌椅碰撞的声音发出一阵长长的“呵……”

看样子又有人做了一个上午的美梦。

我学的是数学，专业的名字起的非常冠冕堂皇——信息与计算科学。本想一扫高中的颓废，争取学出点名堂来，没想到从第一堂课，我就掉进了一个叫做“宇普西龙”的海洋。前面的老师在讲台上痛快淋漓的风范真是帅呆了。可底下的我就没有那么潇洒了，我常常是睁着眼睛跟老师开始一堂新课，然后再睁着眼睛等着下堂课的到来。每当我想回味一下学过的内容时，满脑子竟都是四个字——莫名其妙。

我真不知道应该说是老师的琴声太深奥，还是我们真的只是一群牛而已。

看看周围一百多双眼睛和眼镜呆呆望着黑板的无辜。我常常想，这些高考时出人头地的兄弟们真是心甘情愿地来学这个吗？

而每每在老师用英语和哲学的方式大谈数学时，我的这种感觉就特别迫切。

有件事情让我很是难忘：每次碰到熟人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关切地问：“你是学什么的啊。”而在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数学后，得到的结果往往是这样的：



对方如果很善解人意，就会用很同情的口吻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数学是很奇妙的，能学好数学的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。”

每次听到这个，我总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，相对来说，我到更喜欢哥儿们的直截了当，“学数学，那你不是要变态了吗！”

开学已经一个多礼拜了，我已经从刚来时的天真变得成熟了。其实这种成熟说开了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我不再对大学生活再抱有高三时那些“独特”的幻想了。至少那些幻想不属于我们数学系的人。

“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生活。”每当那些幻想再次出现脑海里的時候，我就这样对自己说。

现在再回忆起高中时代对大学生活的种种畅想，我能做的只能是自己干笑两声，那时可能的确是学习太累了。想自己给自己减轻一点压力吧！不然怎么满脑子都是象牙塔的美景呢？

想想那时家长总是让我们做题，做题，再做题，其实根本不用他们多说什么，那一点点对大学美好的幻想就足以把我送进大学了。

大学生的世界其实是很简单的：一个人的时候，困了就睡觉，饿了就吃饭；两个人的时候，闲了就聊天，紧了就学习；四个人一起打升级，五个人一起就炸“红十”；六七个人就去打篮球，十多个人就去踢足球。

要是一百多人呢？那就是去上课呗。

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。吃饭——上课——吃饭——再上课——再吃饭——（ ）——睡觉。

你一定得问睡觉前是干什么？对于有的人来说还是睡觉，不过大多数的人是去自习——也有在自习室里睡的哦！

这样的生活倒也不能说是不充实。但绝对是无聊，因为它千篇一



律。

见到了高中同学，彼此的第一问候都是：“大学生活感觉如何？”
回答也都是同样的三个字：“没意思”

看来，这千篇一律不仅具有时间性，还具有空间性。

(三)

下午又没课！！

走出教室，摆脱了数字，仿佛是回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屋外的天气很好，朗朗的晴空。我们仰起头，让阳光洒在脸上，暖暖地，真舒服。

去干什么呢？

晚上去自习倒也无妨，下午也去的话未免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气。

“喂！你去干什么？”我大声地叫住一个同寝的兄弟，从他那匆匆的步伐，我猜想一定有好的 Plan。

“回去睡觉，走啊。一同？”

“我 Kao，你去死吧！”我笑着推了他一下，也不知怎地，上了大学，人都变懒了，连睡觉都成了时尚。

“喂，小驴，打球去啊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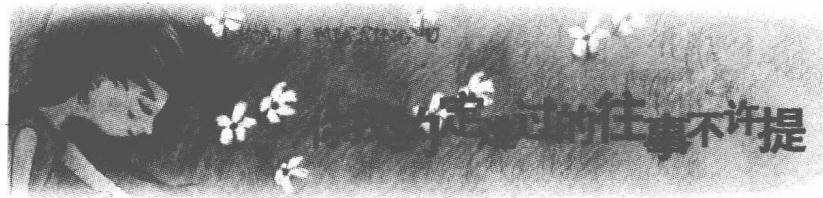
从上初中的时候，大家就叫我“小驴”，没想到竟然传到了大学，其实我倒是蛮喜欢这个名字的，听起来挺可爱的。不过我可是个不乖的“小驴”。

回头一看，是几位同窗在叫我。

手真的痒了，但我的脚上锃亮的皮鞋告诉我不得造次。

“没穿球鞋啊！”

“没事，轻点打。你来吧！”



“算了，打起来就一个比一个拼命了，我还不知道，你们先去吧。”

怪怪！怎么连回寝室换鞋都不肯了，我可真的变懒了。想起上高三的时候，一个星期只有一堂的体育课，我们可是玩的一分钟都不肯放过啊！

现在居然因为懒得去换鞋而不去打球！！

我真是变了。

“上网去啊。”一只手按在我的肩上。

扭过头。是本班的电脑高手新一。

新一是我的上铺，我们上学后的第一天就彼此认识了，他留着短短的头发，看上去很机灵的样子，因为他生的细细高高，我常常叫他“小葱”，而他也还真的不辱这个外号——青里透白的。

新一最喜欢的莫过于电脑了，就连假期的时候也常常泡在电脑城里。在寝室里他总是给我们讲他在电脑城打工的传奇故事，虽然悬乎一点，听起来到也是有点意思。

“去网上转转啊。”

他右手拎着书包，左手提着一本厚厚的大书，露出一排红色的英文。字太小，看不清楚，但我敢确定那是电脑类书籍。什么样的人拿什么样的书，就像我要是也拎着本书，一定是《体育周刊》一类。

想确定是很容易的事情，那本书的封面画着一个硕大的鼠标。

“去否？”

上网??

“Of course!”我在想了几秒钟后，确定没什么不妥的，“I go with you!”

于是我就跟着他去上网了。



(四)

那次是我第一次上网。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惨。

一个不大的屋子里，十几台乳白色电脑，地上是白色的瓷砖，再配合着几张洁白的电脑台，都笼在白色的日光灯下，给人一种好干净的感觉。

都是本校的大学生在这里，有好几个还是本系的师哥。

“做什么？”我问正在捋袖子的新一。这么整洁的屋子，他不会是想怕把衣服弄脏吧，我看着他捋完了袖子在晃手腕，喔，好像是要大干一场！

“上网啊，你说咱们到机房来干什么？”

“上吧……”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然后拉过椅子坐了下来。

新一——坐下来就进入了他的世界。我只听得“噼里啪啦”敲击键盘的声音，清脆脆的，很好听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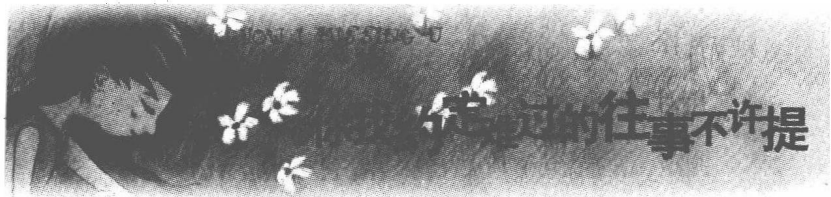
扭过头来看着桌面上的蓝天白云，我却有点儿无从下手，干脆坐直了身，把屋子扫了一圈。哇！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在电脑前忙着，好像整个屋子里只有我的眼睛不在那个散发着荧光的小窗口上。

伸长了脖子，前面的师哥在玩 Game，看上去也是蛮紧张的，只见他紧紧地盯着屏幕，右手握着鼠标在飞快地移动着，点击着。他是被“哒哒”的声音所笼罩着的，再缩回头听听新一的“噼里啪啦”，我好像知道他进来为什么先挽袖子了。

似乎是表示一种决心。

我在家打文章也是噼里啪啦的，可现在不行。

我又扫视了一圈屋子。怪啊！这里居然没有女孩，难道说网络是



男生的世界吗？对啊！大多数男生来这里玩 Game 的，就像前面的那个师哥。噢，这里和那些街机厅里比，确实多了许多，不仅是干净，还有一份祥和，好像还有一些高雅。现在的人啊！对什么事都要崇尚品味，连玩 Game 都要来这里，合算吗？

“想什么呢？”新一的脑袋突然横在我的眼帘中。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有旁骛。

我挠挠头，问他：“怎么弄啊？”

“真的假的啊？你这电脑盲人。”他指给我那个蓝色的 E 图标。呵呵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叫浏览器，那时候竟然会不知所措。

“不是电脑盲人，是网络盲人。”我可不想吃新一的亏。

双击了一下。屏幕上跳出一个对话框，闪了几下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桌面，一只红色的小狐狸在上面冲着我在笑。

“搞定？”我问他。

“Yeah。”

我原来以为因特网好比是一所大学。从计算机登录到网上就像我去别的大学参观，第一站总会是校门吧。在我的意念中，上网应该先在计算机上出现一个非常华丽的界面引导你，告诉你已经登陆上去了。然后，我推开大门，进去看校园是什么样的。

新一笑了。我知道这是他要卖弄的先兆。

他告诉我如果要加以形容，其实因特网不是一所大学，而是几所大学。只不过看你想去参观哪个，就像你眼前的这个“搜狐”，就是其中一所大学的大门，你想进去，就可以进去，不想进去呢，可以直接登录到别的地方，就好比是换个地方参观，无所谓的。

这个家伙真烂，竟然用我的想法来做比喻反驳我。

看着我的眼神，他又笑了。

这回是要戏弄人了。

“你以为上网是怎样的啊？先出个大的界面，上面写着‘因特网世界，欢迎你参观’吧。”

手上是给了他一拳，可心里确实挺不好意思，因为被他说中了嘛。

“好了，为了让你真正地进入网上的世界，我先给你建立个邮箱，然后申请你的 Oicq。”

我把椅子往外挪了一下，好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机器上。

“好了，你自己填吧。”新一弄出一大堆表格堆在屏幕上，然后又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他的“噤里啪啦”中，好像那里有谁在等他似的。

剩下的工作就容易多了，我也开始了“噤里啪啦”，直到电脑上显示出“恭喜你”的字样。

这就是电子邮箱，我看着屏幕，心想这也没什么啊！怎么从前听别人说起来那么玄啊。

好了，这回别人再要我的“伊妹儿”，我也不用摊手了。我可以很随意地告诉他们：“我的 E-mail 是……有空给我发邮件啊！”

这句话好像很时髦似的。

现在的人真是的，写信都懒的去邮。非得简单到用鼠标去完成。我甚至想象到以后如果都会用这玩意儿发信，卖邮票的不都死绝了吗？

都是一样一样的印刷体，便宜了那些不练字的人，我忿忿地想。可惜了我的一手好字。

“Over，”新一离开了电脑，又凑了过来，“好了，有了信箱，给我发个 E-mail，试试看。”

“好啊。你先去忙你的吧。我试试。”



“新一。”我边打字，边问他。“你刚刚在干什么？”

“聊天啊。”

“聊天，和谁？”

“网上可爱的小妹妹们啊。”新一露出一丝诡异的笑，看上去怪阴险的。

“网上？聊天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下次教你吧。”

“我写好了。你的 E-mail 是？”

“Newone，够帅的名字吧。比你的那个 Xiaolv 强吧！”

“OK。我发了。”

“那走吧。”

坐的久了，出了门阳光照得眼睛有些难受。

“哈，以后多向我请教吧。”新一又笑了，“拜我为师吧，怎么样？”

“占我便宜。”

“哈，有便宜谁不占啊。”

我们两个说说笑笑地回寝室。一个下午就这样打发了。我感觉到也没比睡觉充实多少。

太阳渐渐地落下去了。映出两个长长的影子。

其实新一也没占到什么便宜，因为我给他发的 E-mail 只有一句话——

你是个傻瓜哦！

(五)

再去上网的时候是我找新一的，来而不往非礼也嘛！

其实我是想再取一点经，以达到完全的独立。我的接受力还是很快的，我喜欢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所以，当我第三次走进网络的时候，我也可以随意地“噤里啪啦”了。

我去的聊天室是新一告诉我的。“碧海银沙”，这个名字听起来蛮不错的。我决定进去周游一番。

叫什么名字呢？还是叫我的小驴吧。

X-I-A-O, L-V。

边输入我边纳闷，我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呢？好像还是上小学时踢球起的呢？

小驴对 ALL 说：“大家好！”

小驴对 ALL 说：“有人陪我聊天吗？”

小驴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，对 ALL 说：“大家都没有时间吗？”

……

小驴，悄悄地离开了。

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。第一次聊天竟成了自言自语，可悲可怜啊！

换一个聊天室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我就不信没人和我说话。

又叫了半天，可能实在是太孤单了，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，可他的第一句话居然是：

“你这只傻驴。”